



浮 記 跋 序 書 疏

查 集 亨

東方諸賢贊
碑銘
墓誌

上 標 文
威

祭 祝 文

~ 16
2365
2



2365
卷二



浮查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量田時陳弊疏

伏以嶺南國家之根本舟師國家之藩籬國家無嶺南則無以固其根本無舟師則難以壯其藩籬藩籬之於國家也豈不重且大哉臣等不暇遠引前代請以壬辰之事為證而詳言其藩籬之不可不固也壬辰之夏倭寇竊發陷釜山破東萊蹂躪諸陳衝突列邑主帥望風而奔潰軍民鳥竄而鼠伏旬日之間兩京已失守矣於是時也慶尚右水使臣元均與全羅左水使臣李舜臣誓心同力糾合沿



海之民遮截海道擊破倭船之向湖南者使倭寇不得窺
湖南然後湖南之人民可取以為軍卒湖南之倉穀可取
以為軍餉裒集義旅召募散卒天兵曰此而有立腳之地
諸將賴此而有用武之隙終令兇賊無得氣去然則國家
之恢復實由於舟師舟師之壯固實資於邊民國家知其
如此故設立統營聚軍時粟使邊威壯固敵心有畏矣今
以量田之故邊境騷擾人心不固荷擔而立扶攜而散打
量未半流亡相繼已起之田今將荒蕪臣等目見邊民之
殿屎邊土之漸空藩籬之不固國事之踈虞不忍舍默而
就歿敢陳血辭而求死臣等請言其量田之使舟師不固

也今夫板屋之船其為制度克壯而克固盡善而盡美如
得其人則雖橫行天下而可以無敵矣然而舟不能自運
所以運之者人也變亂之際邊民盡死而今之邊上所居
者十室之村流來者八九而元居者二三向者朝家以沿
海十二官復其貢賦緩其徭役故他道流散之民苟求一
時之休息扶攜其老弱占擇其閒曠或赴於舟師或投於
召募或藉耕稼之力或得魚鹽之利曰成恒產雖曰流民
無異元居自上苟能撫恤之愛護之則根本之固藩籬之
壯庶可得矣而量田之令急於星火刻期而督之定日而
催之不及期限者守令則或罷斥之或提曳之監官書員

則或嚴杖焉或徙邊焉威聲所暨雷烈風猛小民等顛之
倒之不遑食息天心不寧凍雨彌月或披蓑而打量於雨
中或秉火而經畫於中夜各里不得書負則以稍解一二
畫者苟充其數使書之故非但不知田形以直為方以圭
為榜而或誤書焉或倒書焉誤書處則以二卜為二十者
有之倒書處則以六十為十六者有之以多為小則無益
於國以小為多則有害於民許多田結之成冊督捧於旬
月之內此則量田刻迫之害也以今年量田之數必擬於
平時量田之數小有違錯則守令及監官書員等置之極
罪云故任事人等畏其得罪今之結數有半不足則他無

下手處每陞其等故不論地品之高下而只計元數之盈
縮若縮則陞五等於四等然而猶不足則又陞四等於三
等然而又不足則又陞三等於二等至於一二等而又不
足則山上積石之地水邊汙下之處雖合於五六等而盡
陞於二三等至於必充其平時結卜數然後已故遵守內
五六等之法置之不用今之所謂均田者反為不均田也
如此等事何益於國何益於民哉嗚呼歲久年深物換星
移則山川安得不變而田野安得依舊哉桑田變成海故
昔日之沃野良田今為魚龍之所宅者滔滔焉千村萬落
生荆杞故昔日之連墻接屋處今為樹木之成林者比比

焉以此觀之則今之田結安得與平時之數比而同之哉
結卜之多由於等數之高等數之高由於準數之令此則
結卜之數必準於平時之令之害也今之量田大害如此
故小民等盼盼而憂睽睽而視相聚而謀曰量田若畢則
結卜過重結卜過重則賦役太煩吾民等耕田欲生而反
以田死則莫若預爲之所一則曰預賣吾田買得良牛移
居他邑并作他田半分而食之則無以田被侵之患矣一
則曰預賣吾田買得好馬葉以興販移就福地而居之則
亦無以田被侵之患矣嗚呼民心如此則其可謂有恒心
乎既無恒心則其可謂有恒產乎無恒心無恒產而散而

之四方者相繼焉則邊圉無人邊圉無人則藩籬不固藩
籬不固則根本亦搖根本既搖則將何以爲國臣等所以
長太息流涕而繼之以慟哭者也嗚呼趙簡子戰國之庸
君也尹鐸簡子之陪臣也尹鐸問簡子以繭絲與保障簡
子許以保障尹鐸損戶數而得民心使晉民沈寃產蛙而
終無叛意堂堂我國家上堯舜下臯夔而其有愧於戰國
之君臣乎今我國家南北受敵賊謀叵測窺覘我邊圉之
虛實偵探我軍容之盛衰安危可慮勝敗難期當此時也
而不恤民心之向背徒事田賦之多寡豈可謂爲國家長
遠之慮乎嗚呼田租一減後元之紅腐相仍戶役一緩貞

觀之斗米三錢伏願 殿下顧念藩籬之重審察根本之
固稱其輕重量其緩急沿海十三邑則限其蘇復姑停打
量隨起隨稅招集流散其餘內地亦緩其期限亦適其等
數勿使必準平時之卜數則蠢茲愚民感激洪化含恩鼓
氣盡心圖報或為王前驅或挈民隨後爭輸敵愾之忠益
殫死綏之誠藩籬由此而壯根本由此而固豈非我國家
臣民之幸宗社之福哉臣等沿海之一小民也非不知進
言之涉於私出位之犯於罪食土多年日擊時艱憂深漆
室敢獻芹曝伏唯 殿下垂察焉臣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謹昧死以聞

書

代金將軍德齡上體察使李公元翼書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囚人金德齡誠惶誠恐頓
首百拜上書于體察使相國閣下伏以才蓬撞巨鐘鐘不
鳴而蓬先摧虬蟄撼大樹樹不動而蟄自斃微生之欲建
大事何異於是然其事雖迂而其志可觀則獎其志而成
就之其罪雖大而其情可恕則赦其罪而勉勵之此實大
人君子優容延攬之盛德是用瀝血圓扉引咎自叙仰塵
台衡伏唯相國閣下深察焉德齡自志學初年頗有倜儻
之志常自語心曰士生兩間抱負至大而忠孝二字性分

上稟得不死則已死則當以忠孝為歸問於師質於友自許於已者只此二字而已然而氣拘物蔽學力又淺時復內顧顏自忸怩恐負此二字者多矣那知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廟杜丘墟車駕霜露哭之哭之淚盡而聲絕言之言之痛矣慘矣至如舉國風靡萬官鼠竄三百十六州曾無一男子則德齡憤憤之懷死死之志烏可禁乎烏可已乎第緣老母在堂絕裾未忍空拳獨奮怒膽徒張豈料天禍沓至酷罰難逃李密之西日忽落臯魚之風樹不止五內分崩一身何依顧瞻天地兒罪獨大兵戈連歲賊勢日熾殺氣橫天掃清無人枕戈之懷難遏於枕苫之中適值府

伯之勸起朋儕之助勢纍纍棘人擁戈自起已矣吾身生不能榮養死不得終孝撫躬噓噫天地一罪人耳然而虛名誤大聲聞過實忠勇之號承宣之職錫自 大朝翼虎之名出自東宮顧我一身有何才能獨蒙 天恩若是之大自是之後夙夜匪懈如負丘山頭戴一天惟知一死而已然而所率之軍皆是烏合若將令不嚴則難可整一故如有犯律者則必治之不已起事之初一陳軍卒皆是湖南人軍中報急之事比多迷路而不傳於是方伯韓相國以召村驛吏三人定為使喚若有都元帥體察使兩道傳報之事則使驛卒急急傳之矣其時驛吏受賊竒軍糧兩

件公事滯而不傳隱而不現一陳糧絕一軍幾至餓死將於是時憤懣何可勝言以此慰軍心於固城伏兵之地偶逢厥吏於路中明其罪杖其臀而去厥後生死不得知焉今以負石沉水言之噫么麼一驛吏欲加其罪有何難辭而至於負石沉水以滅其跡乎崔春龍則其子仁祥德雄等皆以自募之卒前年九月巨濟赴戰之時書名部伍受持軍器軍糧厥其赴戰卽逃不現今年五月移陳於蟾津其家住在不遠捉囚其次知俾渠自現而崔春龍者被囚日久終無現其二子之意於是杖其父以責其子之出適以海平君令而放之厥後曰傷致死云噫殺人之罪罪

之大者固難容恕而原其本心則過之云耳非故殺之也此則其情可恕矣况又此事非爲私也軍令遲滯之吏軍中叛將之卒烏得無罪云乎此則其法亦可斟酌也縲紲纏身風霜徹骨抱病吟呻朝夕難保罪大一身雖死何惜但念初心死於所死而事左一夕死非其所自作之孽固知難活自反自責誰怨誰咎伏乞相國閣下旣察其情又恕其罪俾微生無含怨於不死之所而得伸懷於所死之地則青松晚歲無改節於霜雪老驥餘年期盡力於槽枥伏唯閣下垂憐焉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昧死以陳

代晉陽儒生等爲金將軍仲寬上體察使書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日晉州進士朴興宙等誠惶誠恐
百拜上書于都體察使相國閣下伏以高鳥不盡而良弓
不藏者有所需也狡兔不死而走狗不烹者有所用也有
所需也故非徒不藏又從而愛惜之有所用也故非徒不
烹又從而養之古之人豫於無事之昔而應於有用之
際如此今者閣下以金德齡為殺人奪其軍代以人囚其
身繩以法生等不知閣下以為今之高鳥已盡乎今之狡
兔已死乎以法論之則殺人雖是大罪而以昔觀之則此
罷軍囚將之豈哉設若不辜則長蛇之荐食封豕之衝突
禦之者誰賊謀叵測間諜日行罷軍囚將想必已傳於賊

耳安知賊徒不喜售其將括之謀哉虎豹在山而採藜藿
者不敢近焉者猛勢所擊也蛟龍處淵而鳧魚驚者不敢
逼焉者雄風所射也起復赴義 至尊嘉之賜之以忠勇
之號飛騰試武前星勇之加以翼虎之名罷虎如林中
外加額人心安集賊鋒自遠其雄風猛勢隱然若在山之
虎處淵之龍苟於此豈諸將同心列陳協力其所已能者
勸而勉之其所不能者責而教之加助其風聲益振其威
名則安知賊心曰此而不自警哉今則不然拘囚而困辱
之若鄉里凡民之殺人者然壯氣何由而益振威聲何自
而更張人心誰仗而安集賊勢誰畏而自戢哉生等實不

知閤下之所以也。閤下入則柱石邦家，出則屏翰王國。謂閤下計慮未及而然也，則豈知閤下者哉。生等竊伏思之，閤下之意必以德齡為年少過強之將，使之動其心，忍其性，增益其所不能耳。不然則無乃市虎三傳，積羽沈舟，以德齡為無用盜名欺世之一匹夫乎。不爾則閤下之待德齡，何至是乎。嗚呼！吳起負殺妻之罪，而魏侯將之；陳平得盜嫂之名，而漢祖臣之。當時之人，豈不以殺妻盜嫂為二人之過哉。當時之君，不顧當時之言，擢而用之，竟樹莫大之功。此亦可鑑。嗚呼！燕王尊郭隗而築金臺，賢於隗者雲集而雪深；著今者獎德齡則安知樂毅，又不自齊至哉。伏

願閤下念當今事勢之危急，鑑前古已往之柯，則舍小過而取長才，毋使壯士摧氣，毋使敵國售謀。幸甚，幸甚。生等偷生亂裏，寄迹蓬蒿，上不能入告嘉猷，下不能為王前驅。范憂所及，賈淚徒揮，干冒尊嚴，罔知攸裁。謹百拜以陳。

上武學御史請立武成王廟書

伏以文武二事有國者之先務，而不可偏廢者也。文以經之，而責飭至治之化；武以緯之，而綢繆陰雨之脩。非文則武不長，非武則文不固。文武之於為國，其用如此。恭唯我國家聖神繼作文武并用，豈非長久之術乎。然而恬嬉日久，民不知兵，變生倉猝，舉國風靡。壬辰之亂，丁酉之禍。

慘不忍言特賴 聖朝神武之威兇鋒自戢醜跡遠遁三
京奏天旋地轉之慶兩南歌海晏河清之頌茲非幸歟然
而聖主軫安不忘危之念廷臣進儆戒無虞之謨新設武
學另加勸督特遣耳目優賜崇獎此實當今之急務固國
之要道也孰不歡欣踴躍鼓舞而振作之乎然而生竊伏
思之文之為經必有所尊者而後為經之道重武之為緯
亦必有所尚者而後為緯之道長 國家既設學校於中
外以為右文之地則於武學亦依學校之制以為尚武之
地然後武學亦不至於廢弛而其為道也亦重矣生竊見
中外學宮設先聖先師之廟以為學者依歸之所故學者

之於此也魏冠而大帶繩趨而矩步履忠信而佩道德行
仁義而譚禮樂其未達也樂孔顏之樂其既達也行孔顏
之道以之而守其身以之而事其君文章之彪炳事業之
巍煥者孰不於此而發身哉生竊見我 國家三面受敵
四隅要衝非武則難可一日安枕况今大亂之餘時事未
定賊情難測薪膽未輟聚訓方急於斯豈也待武之道其
可視為尋常而不為之別立新規乎生竊見周之師尚父
乃兵家之一夫子也一竿清渭若將終身六韜師周翊武
剪商則其出處一夫子舍藏用行之道也作冊書以戒武
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滅

敬義怠慾等語卽夫子克己復禮之旨也天理人慾判然於數字之間茲非聖人之道歟其兵書為兵家傳授之法三畧目之而轉換八陣倣之而推演孫吳之簡切英衛之奇正莫不由是而祖述之其行軍用兵之法誰復出其右哉生之妄料於武學立武成王廟以祀之可也漢之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七縱七擒鬼入神出宋之岳武穆背涅四字忠貫日月百戰百勝山撼不撼二子為國之患用兵之智皆後學之所可宗也所可師也二子亦為配享於武成之廟以為武士依歸之地則武學之尊崇並美於學校而其為士者亦非徒習馳射而已學擊刺而已將

見敬義為學而出處不苟忠義為主而方略超異其為裨益豈曰小哉唯我晉陽古稱人材之府庫而將相半是州人鴻劫偉烈輝映前史者彬彬可考自經兵火金湯失恃慘自隍池白骨成山傷心樓閣碧草連天百里山河顛淚徒揮幸賴神謀異略算自廟堂移設兵營重修城塹菁川一帶永作南方保障之地於此地也武學之事其可置之兒戲之場乎年前選出良家之技萃者凡民之俊秀者別成一案名之曰武籍而時詘舉高麗公私板蕩雖名武學而無其所也無其資也無其所也則羣居而鍊業日就而月將何可望也無其資也則弓馬之脩刀劍之辨何由而得

也道遇武學之士問之曰汝習射乎曰未也曰何以云未也曰無弓矢也曰何不爲脩弓矢曰貧不能脩也曰汝習騎射乎曰未也曰何以云未也曰無馬也曰何不爲買馬曰貧無貨也余然後知武學之士窮不能學武也余然後知晉之一邑如此嶺之諸邑可知今閣下巡閱列邑已觀其實未知列邑亦成模樣否凡事有其名則有其實可也畫餅非救飢之物刻狗非吠寇之資名何有益於實乎生之妄料今之武學既有其名無務其實務實之道若之何而可曰於閒廣之地別設武學堂先立武成王廟以武侯武穆配之而奠禮之儀犧幣之數略倣釋奠之例使武士

無習俎豆之事師生之舍不可不作供士之資不可不贍使喚之人不可不足弓矢之材不可不脩弓矢之匠不可不給諸島牧場之馬若有能走者則或例給之或賞賜之俾饒養飼之路又印通鑑將鑑武經等書使之兼學兵書又選文武兼脩才行卓異者以爲武學之師既習其馳射擊刺之藝又教其親上死長之義無事則君居而肄業有事則作隊而赴敵勸獎之如是鍊習之如是如是之十年則人才輩出蔚爲時用司命三軍者由是而出張皇六師者由此而出赳赳然泐泐爲干城而爲腹心莫不由此而出當今之務孰有切於此哉伏願閣下竣事還朝敷奏

楓宸申詳武學之制永為不易之規幸甚幸甚蓬蓽
中一窮儒也青年志學書劍無成於楚澤白首窮經芙蓉
抱寃於秋江夜觀天象怕劫杞人之憂晝察人事長懷
生之痛九重天門獻芹無路盈尺霜階貢豕有覩伏唯
閣下察其情而恕其濫勿以人而廢言幸孰大焉不勝
屏營之至謹達

代晉陽諸生上觀風使求經史書

伏以文者貫道之器也書者載文之具也非書則難以考
文非文則難以明道是以孔編絕而十翼之旨益明董帷
墨而三策之義愈深聖賢之才超凡人千百其層猶且講

究之討論之如是其勤而後有所成就况乎下聖賢千百
其層之才之下者其可放冊而遨遊廢卷而度日以望其
進益之路乎生等生於聖遠之日長於言堙之後常抱覆
盆之歎而未試發雲之散有唯日不足之懷矣及夫焚書
餘種舊惡未悛一炬千里萬卷成灰哀哉聖賢之書亦何
罪而并被虐焰之及乎唯我小子輩流離播遷辛苦艱難
荏苒星霜七年有奇髻者已成冠冠者已成翁而日未分
其魚魯心尚混於亥豕蠢蠢何知蚩蚩者愚今者玄冥按
節白日催短漫漫長夜可展車胤之螢窻遲遲更鼓宣暎
孫康之雪榻而顧之一張之書未見半行之字李君之山

房誰借伏生之口授未聞直恐齟齬之未醫曾終為牛馬之襟裾矣伏見閣下於前日試儒生製述之日有請移左道書籍之箋題是相國必欲使右道儒生亦資其講習之意也是以生等歡欣鼓舞景仰相國右文之盛意勸學之誠心仰塵於台轂之下如是焉伏乞相國閣下察生等欲學未學之憫意亟移江左之書籍卽頒洛右之蓬廬則孜孜惜陰可開向陽之竹牖矧矧窮年庶免土牆之當面豈不幸哉伏唯相國垂察焉

答曹漆原次磨石書

年前獲承手帖認得山中靜養閒味佳勝慰且喜焉儻齒

滿八旬昏憤倍前他無足向人道者示來記草情意曲盡孝思無至非如閒說話文字他人安得下一字措一語於其間第更思之左右都將貴記本草求余斤正實是相信間切磋之道若以辭拙孤盛意則非報人以直之者也茲將已見以質之若於尊意有不協處還示亦可來記草中年歲以大明記年考之則弘治十四年辛酉大明則 孝宗是也我朝則非 世祖朝也乃燕山之七年也嘉靖二十五年非辛卯也丙午也乃 明宗大正之元年也嘉靖二十六年則實 明宗之十六年也貴記中年歲如是其逕庭不知尊亦有所考邪自京大歸入海等語後人不知先生

舊宅之在京娶鄉之金海則必疑其所以然而語似鶻突故抽而去之閉塞三關專心敬義等語集跋及碑誌中已明言之不必於斯又為之覲縷故不用而棄之於尊意何如曰不忍棄也云則還為補入亦無妨入德川者德川遷之謂也桃川則書院前之灘名以貴宅見之則各在東西而貴記曰辛酉年間入頭流山德川洞入德門桃川上築山天齋云則不知者必謂此等地同在一處故於此分東西步數而詳言之凡記事之體貴於詳悉若以韓昌黎畫記歐陽公醉翁亭蘇東坡喜雨等記觀之則可知矣遠謫二字辭甚質直意涉怨誹故以賈太傅恭承俟罪之語脫

胎焉玉梅命去之意可為盜名無實者之戒故存而不去浩浩洋洋四字可於長江大河而潺湲溪水不可著故以璆鳴二字換其語釋慕字之義可詳而不可畧也貴記似畧而不詳故增衍數段於貴記中語於尊意何如却怕外人尋一到故教寒玉鎖洞房之句觀之有恐人尋到之意其待人也亦薄乎其處已也亦隘乎請改之曰却怕是非聲到耳故教溪玉響鏗鏘如何頭流山兩堂水一歌秋月曲一章世人皆謂先生所作而不知其出於陶丘故癸亥秋有榮川友人朴漣投書於我曰南冥秋月歌少時好誦而今失其傳索余書送余書其歌跋其尾曰是歌也

本李陶丘所作傳之者誤稱南冥歌云云而於是記亦以謂先生平日以詩荒為戒不肯作詩其肯作歌乎云耳待得桃花錦浪出洞時身作漁郎行尋別有天而祇恐烟鎖仙區迷不能尋其路也在此聞之神道碑尊其琢破字面云然耶或碎或仆任他所為傍觀而已可也手自琢字極為未安聞來不勝驚歎伏惟量察

與曹主簿書

前者尊駕枉臨陋地鄙人適出他處未遇空返聞來不勝缺然又聞先生神道碑刻手不良誤斷訛刻將至於改磨易書云良用慨歎今若改書又求何筆耶乘書雖未盡善

求之當代亦未得易而身縻內任之人又何從而邀致乎若就生進中稍勝者書之李明忘韓夢寅有之然李精彩似有氣而力不足韓畫雖效晉而骨未遒勁前於位版改題時使韓公預習紙上則筆畫軟弱字體粗俗不滿人目院長強使老物書之以此較之則鑄八貞珉傳諸不朽與天地相終始者安可草草苟且率爾而為之哉以古之勒石者論之則陳倉石鼓嶧山峯碑不可與議淮西斷碑世人只誦山斗之文章頭陀撰文後世唯稱謫仙之清辭書者并無傳焉唯磨崖一面元水部星斗之文顏太師龍蛇之字無異辭據今觀之則道峯之碑鵝溪所書雲峯之碑

礪城所書文與書炳炳烺烺人目論其極致則鵝書肉而
欠骨礪書媚而無力唯雙碨一石屹立名區見者歎其仙
骨但所撰者非吾家事故君子不取况我先生斯文柱石
瑞世麟鳳其聲容之盛贊美之妙非深得先生之遺旨者
孰能焉親炙也切薰沐也深其於遺辭之際語約而意至
文博而旨奧足以被金石而傳永久也碑文之撰可謂至
矣猶不得名筆以書之則不亦愧當今而羞後世子尊侍
既已幹此事矣敦此事矣雖遲延數歲遍求國中必得善
書者書之何如何如近若日氣不甚寒則委進面議是計
只此不宣

序

知恩舍揭號序 癸卯

萬曆黑兔端陽之月上弦之日豚兒繼業請名所居茅齋
曰教子堂願題額以揭壁余曰吁教子之心人皆有之吾
之欲教汝兄弟汝之欲教甲昆季其心無一毫異汝何徒
知教甲之善而不量吾教汝之功古人云養子方知父母
恩汝知所知乎吁吾既不幸早泣風樹晚抱鱸恨青陽負
恩白首難疇靜思庭訓五內如焚今汝知吾名舍之義副
吾望汝之誠則盍以知恩舍名之哉是日也手書知恩舍
三字粘諸壁上叙其揭號之意以示諸子曰以自嗟曰不

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尾書一絕曰知息難也報何能天地無窮感恨增今汝欲知名舍意臨深履薄事兢兢

喜得族譜序

成門之大遠矣而生長窮鄉又謏見聞粗知一派之所從來而未得見全譜嘗以為憾歲乙巳冬余在龜村浮查第有客叩柴焉余倒屣出迎之則乃京居成進士達善氏也聞余為同宗人自湖南為之尋到云其志勤矣問根派所從來則侍中松國之後而分為判書公弼者也噫余亦侍中之後而分為贊成漢弼者也枝派雖分而其根則一其源則同也茲非貴歟於是上舍因解行橐出其所賞昌寧

成氏譜以示之乃其先大夫判書公壽益之所集也觀其內外宗支盡是當代之名卿巨族豈不偉歟余亦出松巖李魯綱目昌山世譜以證之上舍之譜記摠郎君美以下甚詳而贊成漢弼以下無之松巖之譜記贊成以下似脩而摠郎以下略之豈非上舍之譜成於京中故記京姓詳而於嶺則略之松巖之譜集於嶺南故記嶺族悉而於京則忽之乎合兩譜而參觀之則侍中之後京外之族庶無遺漏矣故上舍所持譜畱贈於此而使余傳焉松巖所撰譜許借於彼而使上舍謄之此實吾成一門之一大幸也然譜中所記如承旨三問之精忠貫日判書倪之文章耀

世東洲聽松大谷三先生之高節卓行雖稽諸古人無少愧焉譜序所謂修身保家孝悌以成美俗者豈虛語哉觀此譜者不獨觀先世高官大爵之巍巍然而并遵其先世畜德修行之卓卓然夙夜匪懈無忝爾所生幸甚幸甚萬曆乙巳冬成汝信謹叙

跋

聯珠詩跋

詩者性情之發而為聲者也人之心主一身而統性情聞善言則感發焉見惡事則懲創之其所以感發焉懲創之者無非性情之正也是以吾夫子有見於此而三始六義

之刪正也正變俱存善惡并錄詔後學則曰興於詩戒過庭則曰汝學詩乎學者之於詩其可以忽乎哉大槩一散風氣日開跡熄而詩亡雅變而為騷騷又變焉則委靡而至晉魏無足觀矣唐人瓌麗之習沿六朝也而韓愈氏痛正之宋朝纖巧之態襲西崑也而歐陽子力攻之然後絺繡之章化而為爾雅靡曼之句換而為平淡辭之真正者如東帛焉意之溫淳者如貫珠焉於斯時也詩可觀矣默蒙二齋歷選諸家彙為一帙目之曰聯珠詩格其為聲也諧格調中律呂理性情而追三百祛淫哇而洗六朝其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余幸得是編於兵火灰燼之餘抄而

寫之凡四百七十有五首學之者苟能尋章而得其格逐句而中其調思出性情而參造化自然之機吟形物理而摸萬變無窮之趣興於之訓學夫之戒遵而勿失則學者之初庶有益矣余於是拭昏眸揮秃毫書以與之知思舍學徒嗟爾學徒受而學之讀橫渠士林之詩則安貧樂道清寒蕭散之趣可以得之讀晦庵觀書之作則活水澄澈天雲共影之理可以體之非徒得之於詩而必得之於心非徒體之於詩而必體之於心聲出於心而其聲也正如玄酒之淡淡然詩著於聲而其詩也雅若春雲之靄靄然窮而在下則吟哦暢叙而陶甄性情有獨善無求之樂達

而在上則賡歌太平而黼黻皇猷得澤被生民之樂矣若其學騷人月露之態效墨客丹青之飾徒爲吟詠之資而已則非吾之所望於諸子者也唯爾學徒勉之哉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暮春上澣伴鷗翁跋

記

養直堂記

翁之所居堂以養直名之者何意耶曰堂之北有竹千竿亭亭焉森森焉直節干霄凌霜獨立故因所見以名之養字是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之義也君子之於物也非徒觀物而必反之於躬是以國風以綠竹如簣興衛武之德樂

天以心空性直比賢人之節徒知觀物而不知反已則非君子養心之道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仍以是二語為此堂做工之根基焉遂為之箴曰堂之北千竿竹其心空其節直卻炎暑排霜雪君子以取為則踐吾形復吾性善其養直以敬常顧誤用自警

伴鷗亭記

在臨江亭上流一里佳木數株蔭覆江上景致幽絕翁之所占而名之者也

萬曆己亥冬龜村野夫返于舊居晉陽之代如村也越明年夏五得避暑地于居之東百步許菁川江之下流南岸上也野夫避丁酉亂漂寄于金陵之地已亥春由星西路

客托於伽伽之麓是歲首夏之月農徙於宜春之西萍浮蓬轉飽更多小艱辛而後得還故鄉焉然而煙寒竹堂月冷梅塢徘徊俯仰觸目興懷移築土室於靜旨之南雙峯舊址就平地也方其祝融宣威火傘張空蚊雷短簷遞燠無因但詠歐陽病暑賦空吟杜陵苦熱詩而已一日屨及於東湖上竹林邊樹木陰翳波光凌亂白沙三島緹楊千株岸幘盤桓身世畫圖真箇遊賞地也於是命僕夫斷陂陀以夷之芟蒼蔚以暢之林踈而爽籟生蔽刪而青山多流金之暑不知何許遁去挾纊之思俄頃催動心肝於是攜冠童五六避暑偃息不於他而於斯焉觴詠嘯傲不於

他而於斯焉澡浴游泳不於他而於斯焉今日於斯明日於斯又明日於斯焉不知日之將暮月之將半矣一日冠童等語余曰斯亭之勝八景俱備盍名斯亭以記其勝余曰諾沈思數日不得其可名者余觀夫碧波上紅蓼邊有一物焉其色白其容閑浮沈有時出沒無常或戲水渚或眠沙畔忘機狎之則近而不驚有心翫之則遠而不親斯亭之勝孰愈於斯斯亭可名以伴鷗乎僉曰甚善名此固當因以伴鷗名之余又解之曰僉君徒知斯亭之得善名而不知名亭之稱其實也僉曰可得聞乎余曰嗟乎羽族三百有六而最靈者鳳凰也鷗無是德焉能言者鸚鵡也

鷗無是能焉擊搏者鷹鷂也鷗無是才焉無德也無能也無才也而好居江湖無意世事者可以為野夫之伴矣然則斯亭之得斯名不亦稱乎遂詠山谷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萬曆庚子皋月上澣浮查野夫記

翠香堂記

翠香堂者浮查作亭以與鑪者也將上梁鑪請曰願作文以頌焉翁曰諾余雖老可無一語於是翠香名其堂仍作文以頌之謂之翠香者何以後有竹前有梅也客有諷余者曰子於前日名鑪之室曰三喜今者號鑪之室曰翠香前以實後以虛何歟翠香之號無以太虛翁日子亦徒

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古人之於亭臺或誌喜或記見喜
雨亭誌喜也凌虛臺記見也今余於罇誌喜也於鏞記見
也然實中有虛虛中有實亦古人目物起興之義梅之實
何馨德是也竹之實何直節是也人之處心行事如竹之
直如梅之馨何往不可况梅是兄竹是弟人之兄弟亦如
此二物而各保其馨直則可以生而順死而安矣既而語
客又吟一絕以示兒輩曰翠後婆娑堂後竹暗香浮動檻
前梅兄兄弟弟相依處剝得春風雨露培噫汝等徒知梅
竹之相依而不知雨露之所從來耶梅而無雨露則不生
竹而無雨露則不活汝而無雨露則不長沛然而下溥溥

而零者梅竹之雨露也乳之哺之顧之復之者兄弟之雨
露也汝知雨露之所從來夙夜思無忝也則庶不負名堂
之義矣年月日浮查野夫記

釀和堂記

釀和堂者孫兒瀚永所構之室也永欲奠居而無其地欲
借我種蔬之園願為安堵之基余許之永也於是乎鳩材
倩工畫宮而經始之其地在三喜堂之東二柱扉之北北
有草廬吾所舍也而浮查亭之三於堂在其東永也於經
始之初問於我曰鵲巢將營欲為上梁文何以名吾堂則
可余曰汝屋之基甚狹不過一畝之地儒有一畝宮之語

於記有之蓋名之以一畝堂乎永於是以是名求上梁文於其外祖氏鋪巖之李上舍上舍答永書曰大丈夫安事一畝宮乎使吾天假之年汝亦得經營千萬間大厦盡庇天下寒士則雖老矣尚能為汝賦之永也於是持以語余曰外祖氏所教如是而吾心亦以一畝為隘請擇善名焉余曰古之人名堂堂者各以自家意思名之仁智堂晦翁之所自名也安樂窩康節之所自號也汝亦以汝之所好名之可也汝之意以何為好耶永曰吾之平日願事之者和之一字也以和顏事父母則父母喜以和意待兄弟則兄弟樂琴瑟和則得其諧朋友和則得其信請以和字名

吾堂何如余曰善如爾之請也如爾之請也和之一字乃聖賢用功最緊切處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謂之和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也則和之時義大矣哉汝苟以和字為好則蓋名汝堂以養和乎既而又思之養字於學者工夫有存養之養養性養心之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者孟子之語也於工夫最切而但以和字觀之則養字莫如釀字之恰著也故換著釀字釀乃陶和之名也浮浮大甑炊之以玉飯和之以麴蘖投諸大甕中待熟而出則或名以羅浮春或名以太和湯三孟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者無非自一釀字出釀字之加於和字豈不可乎於是以釀和

名之遂爲之記

知恩舍名堂室記

舍在浮查第之東制凡四間東西兩角各安一室爲溫突明窓是兒曹讀書所也東曰二顧齋取言顧行行顧言之義西曰四有齋取畫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之意中二間編竹爲牀坐卧於斯枕藉碧琅玕名曰三於堂是孝於親悖於長信於友也不言忠於君者忠存本一體家國無二致故省之窓曰義皇窓清風北窓下自謂義皇人者也作一絕書于堂之壁曰浮查亭北知恩舍二顧齋西四有齋日向三於勤著力升堂入室可成階又作五言一絕

書于窓之扉曰玉骨千竿竹冰心一樹梅掩門人不到身世是無懷塢曰三梅植三梅始翫雪裏之姿終取和鼎之實亦古人植三槐之意嗟我兒曹體余名堂室之義夙夜孜孜遵余植三梅之意終始無怠無荒幸甚幸甚壬子暮春記

晉陽全城記己未

萬曆二十年壬辰卽我 宣祖大王之二十五年也倭酋秀吉遣其將平秀家等領兵來寇平行長率平義智平調信等爲先鋒過海陷釜山是四月十三日也翌朝入東萊城府使宋象賢死之賊兵乘勝長驅所向焚掠密陽府使

朴晉欲遮截中路以衆寡不敵未能焉諸將望風奔潰莫敢誰何巡邊使李鎰遇賊于尚州爲其所敗申砬到忠州背潁川而陣爲賊鋒所觸沒死金灘漢水以南人煙一空先數日 主上知賊勢甚盛難敵議定西幸告急之計命大臣立 今上爲世子監撫軍國諸事晦日曉 上奉廟社主去京城至松都留二日賊由東路入京城是貴金公諱時敏以晉州判官聞 大駕西幸京城既沒設 殿牌於大廳中焚香再拜俯伏慟哭涕流良久切齒奮臂而言曰此賊不討國恥何雪此正臣子死節之日於是鄉兵之四散者招集之人士之竄匿者召諭之繕修城機整齊

軍律泗川城中兇賊彌漫將逼晉境公於是領千兵進陣於十水橋北或遣驍騎出沒於賊屯之傍或設疑兵馳突於賊見之地使賊莫測其端倪泗賊卽移固城公又率精兵數百餘騎潛入於鎮海西林藪中鋪沙於固鎮往來之路朝而視之果有賊蹤縱橫沙上知固賊與鎮賊相通往來卽夜設伏要路以俟之賊徒果自固城來急擊手斬之於是固鎮兩賊失其相依之勢急投熊川咸安昌原漆原之賊聞而畏之咸聚金海晉陽四境賊鋒已遠矣又聞金山地孤毛陳圍聚之賊最悍勳公率精兵出自牛馬峴遇邏騎於山谷中盡殲之仍移兵知禮縣前與賊殊死戰大捷

之孤毛之賊破膽宵遁錦山茂朱分屯之賊盡撤而還公
之威聲振於賊耳公之臨戰也身先士卒及其金退也身
後士卒士卒樂而從之自夏及秋戰無不勝金鶴峯誠一
為時方伯廢其忠勇轉聞于 行在所陞判官為牧使公
與義兵將郭再祐同聲相應約為唇齒郭遮截洛江使賊
不敢犯境公東戰北禦使賊不得傍抄賊多憚之謂晉陽
若拔他無可虞是年冬十月初五日沿海雷屯之賊由咸
安路踰魚東嶺焚班城倉園蠹石城公於是閉門堅守戒
士卒曰毋恐懼毋諠譁各守壘堞覘賊所為賊雖多幻汝
無動也汝無怖也唯我與汝受國厚恩得至今日主辱臣

死可國破不死不可我與汝可不可不可汝毋不可士
卒咸感泣誓死曰唯命焉公又揀忠信軍官六十人遶番
巡城戒士卒無懈意或親自巡視巡視時持酒食以饋之
曰汝無渴乎渴則飲之汝無飢乎飢則食之逐日調糧計
口優給士飽而歌一心而禦茅四日夜半賊中吹角相應
公令軍中曰無輕撓各備禦具以候之賊緣城然後發之
猶未晚也於是三令之五申之俄而賊齊起齊聲齊放鳥
銃鐵丸之落於城中者如雨雹聲無一人中者賊去城十
步許而止城中寂無語聲唯用鐘鼓絲竹聲以示無懼賊
又伐鉅竹作飛樓於城東北放砲其上於是用大歧箭藏

火藥指樓放之樓卽碎破仆地賊終不得逞其術相持五
六日勢成蚌鷸難易擊卻而公之意少無懈弛每以天佑
神助默禱於中第五日義兵將郭再祐遣勇士沈大承等
抄率精銳百餘人乘夜而進人各持五枝炬羅立飛鳳山
上吹角大呼城中高聲以應之賊徒疑有援兵大至相顧
失色第六日夜半賊又鳴鑼相應公令軍中曰今日非昨
日比須各嚴其備以候之慎勿虛放矢石食頃賊一時高
聲急趨城底塗城欲上城中包火藥於枯荻投諸賊中或
以湯水注其面或以火石槌其背射矢如雨無不中者又
選精銳送於北門北曰地勢高危賊必謂防禦疎虞不無

踰越之謀急往觀之賊果設雲梯於漆林上騎馬鐵面者
方馳上欲踰城勇士數人射中賊背騎馬者顛倒而落諸
人繼射之男女爭集轉石賊不得上由是賊氣摧挫不得
迫城而退解圍而去是日大雷雨晦暝火起賊營奔北而
去路上僵尸相枕皆是爛死者城中鼓噪驩聲動天地猶
不開門逐北者蓋庸軍法窮寇勿逐者也圍城凡六晝夜
而與士卒同甘苦愛之如子軍無叛意方賊北岢公在新
北門樓上射賊多中中必斃不知流丸自何方來落公額
上血流而不動欣躍自若軍民喜其無傷也不幸回而吟
痛月餘不起軍民如喪父母邦國蒼壞長城遠近莫不傷

痛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主上聞而嘉之特 贈兵曹判
書其前加公以本道兵使有 旨來到而公已卒矣軍民
尤用慟惜公卒之後軍民追慕之欲立石以誌伐石而未
立適兵使南相國以興益官之初政平訟理百廢俱興仍
詢咨故老曰金令公壬辰年全城卻賊之功不可使泯滅
宜勒石以傳後乃令民記之民謹拜手稽首以進曰嗚呼
我侯爲國之忠撫軍之仁用兵之智雖求諸古人未易得
也公若在焉必無癸巳陷沒之羞而終致三將爲猿鶴萬
卒化沙虫豈耶命耶天意茫茫公諱時敏字勉吾安東人
世居京城代襲貂蟬追 贈領議政封上洛府院君

書樓記

古之名樓者或以地或以跡或以景在岳州之南者謂之
岳陽樓則名之以地者也橘皮仙去處謂之黃鶴樓則名
之以跡者也千尺觚稜干霄逼漢者謂之齊雲樓則名之
以景者也書樓主人之名樓以書而不以地不以跡不以
景者其有意乎夫書者記事之具而載道之器也學古訓
者無書則難以考纂古事者無書則難以記是以儒者不
可復史離陸務觀之書巢李公擇之山房無非以是故歟
今主人之栖斯樓也架插萬軸案堆千卷俯而讀仰而思
洋洋聖謨昭昭胸襟則豈以斯樓爲登覽地而已一日老

友浮查翁憑欄四望而語主人曰斯樓也以遠者語之則
方丈峙其西卧龍蟠其南防禦經其東集賢橫其北青嵐
白雲朝暮變態不可以此名此樓乎主人曰未也不若吾
名之以書之為功也曰以近者觀之則菁川之芳草飛鳳
之層巒蠹石之畫閣重城之粉堞舉在顧眄中不可以此
名此樓乎主人曰未也不若吾名之以書之為當也翁曰
然則主人之強以書名之而以為功以為當者何耶主人
曰吁吾一介士也自志學之年至于今日不事他技唯書
是業龍門三級期一登也而未能焉紅蓮兩萼期一折也
而又未之荏苒光陰已經半百九萬鵬程扶搖無日勿而

學壯而行此志何施此吾之所以名樓以書而惕雞孜孜
囊螢硯斫者也奚可以山川草木之在外者名吾樓也哉
浮查翁聞而壯之勸之酒而為之歌曰樓之中書千帙樓
之外塵千尺樓居者仙塵居者俗樓之主人仙耶俗耶抑
亦非仙非俗而為樓上窮經之一書生也耶終乃離蔬釋
僑脫麻衣衣錦衣出入乎龍樓玉堂之一佳士也耶主人
誰凌虛步仙朴行遠也記之者誰浮查少仙成公實也記
之於何年代也皇明天啓二年壬戌之臬月既望也

浮查先生文集卷之三

浮查先生文集卷之四

上梁文

翠香堂上梁文

亂離中東塗西抹久抱靡室之憂昇平後歲豐時和始遂
奠居之樂龜筮協吉鸞雀賀成輪焉奐焉完矣美矣顧念
主人浮查野夫明時遺老聖世魚氓一簞瓢之生涯陋巷
煙月五男兒之計活粟里林泉休浩然北闕之書卧諸葛
南陽之宅幾年求田而問舍今日誅茅而鳩材前梅塢後
竹園暗香疎影之交引左長川右廣野素練黃雲之周遭
亭有浮查之名舍揭知恩之號痛龜洞舊業之埋沒悲龍

岡宿草之荒涼倚桑梓占一丘無非先世之遺澤披松菊
闢數畝有同逸民之間情心遠地偏計拙窩小敞南簷納
陽日洞北戶來陰風容膝足乎安用渠渠厦屋稱心可耳
方識落落丈夫咨爾山川之靈聽我兒郎之頌兒郎偉拋
梁東一帶長江碧海通日夜湯湯流不息工夫豈與爾無
窮拋梁南翠壁丹崖大遯巖安得靜栖超物外伴雲終老
數間庵拋梁西方丈仙山天與齊秋月春風藜杖短紅流
青鶴紫霞迷拋梁北夜夜危樓瞻斗極微誠未趁雙鳧飛
誰借冲天萬里翼拋梁上碧虛雲歛朝日朗為學要須極
高明然後方看德業廣拋梁下不出戶庭知我寡幽貞足

以保吾真何必區區名利也伏願上梁之後萬福川至百
祿山嵩子子孫孫旣旣戢戢門出將出相豈羨唐室之崔
盧世為公為卿庶擬晉代之王謝

鍾美堂上梁文

朴公敏之堂

無羽毛以居寒熱既患土病而木顛有宮室可庇雨風必
須上棟而下宇聖人所制君子攸寧相彼天作之別區認
茲地巖之勝槩憑虛凌虛之對峙翠壁千尋七曲九曲之
縈迴丹崖萬丈廣灘瓊鳴而北注菁川鏡開而東流昆明
瀨源發於德川迎英峴支分於智異望晉之層巒聳翠上
出雲霄直聳石之飛閣流丹下臨煙渚占一丘宜奧宜曠卜

萬世傳子傳孫主人凌虛步仙蘭秀林香豹隱霧炳揮翰
而成珠玉藉聲華於凌雲披腹而呈琅玕樹洪閔於叫闔
旋間在曾王父褒贈及先大夫錫類而門闥光生定運而
朝野喜溢肯堂肯構軒楹無改於前度善繼善承孝思益
謹於後昆昔名窩曰樂天今號堂云鍾美服先訓而勉勉
沂洄百行之源貽孫謨以孜孜佩服千聖之語無榮無辱
之顯顯不忝不求之振振杖及枕流之洲驢遊遁老之豎
錦鱗黏微銀梭掛網無對案長鋏之歌翠浪翻空黃雲蔽
郊有滿篝豐年之頌饘粥自裕於閒境浮沉何與於要津
有時聯袂鷗翁無歲不遊鶴洞明月雙碛清風八詠足踈

崔學士遺蹤煙波萬頃雲樹千章行尋鄭先生舊宅不復
形於射利寧汨志於賭名口詠羲皇之風心遊混沌之世
聊成短唱助舉脩梁梁之東睡覺窓虛日已紅萬事不求
寥靜外漫然清世一間翁梁之西方丈崑崙望裏低知有
凌虛王母降一雙青鳥向人啼梁之南卧龍山峻鎖晴嵐
英雄出處無今古梁甫吟來恨不堪梁之北瑞鳳飛來搏
彩翼賢德何時岐嶽鳴賢才輩出變龍益梁之上幽默玄
虛高且廣風雲變態誰能窮唯見鳶魚在俯仰梁之下琴
瑟鏗然迭唱和更有兒孫戲眼前無非汗血連城價伏願
上梁之後河出龍駒嶽降中甫南山獻壽壽吐海盈樽繼繼

繩繩于氏之門間漸大煒煒袞袞徐卿之公侯克昌

宜寧客舍上梁文

庚午

任字牧俾養黎庶郡有守而縣有監制宮室用庇雨風上以棟而下以宇况於使命之至可無迎接之方緬唯宜寧一邑嶺右雄藩江西勝地土產則芋蔗柿楮人物則余王沈南廣野彌漫東接巴山之界長江浩渺吐注洛江之洲傾家財募得勇夫郭將軍討賊義重見禍機求為教導李陶丘明哲風高茲皆一鄉之英豪可作千秋之令聞第緣兵火之一燬無暇公館之再營奉殿牌肅迎使臣既無其所設華筵勸雷過客又乏其堂見之者無不嗟聞之

者舉皆起嘆今太守金公榮陽望族永嘉名卿孝友能盡於家庭人無間議忠信克篤於鄉黨物莫與違強仕之年從政之始祇承九重恩命佩符千里南鄉籠張趙於徃圖民歎侯來何暮駕卓魯於前修之祝公無遽歸聽理之餘宴間之暇徘徊舊址周覽前基撫歌礎與頽垣慨遺墟鞠為茂草擬架梁而豎柱謀重建諮履庶民爭獻計而樂趨盡開心而悅服不可緩也其可已乎既龜筮之協從又木石之咸具鉅彼斧彼經之營之申甫柏徂徠松大為呆細為楠離婁明公輸巧平者準直者繩奢儉得中廣袤合則完矣美矣輪焉奐焉崢嶸厦屋之渠渠曾是猗舍之舊邑

突兀飛甍之翼翼成喜雀賀之新宮廊廡縵迴廳軒端豁
山容益色水態增光短唱隨成脩梁齊舉兒郎偉拋梁東
澄江一帶海門通千古鼎巖衝不折屹然長立惡流中拋
梁南洞名其德嶺名藍更有湖陰堂十翫亭臺無主鎖烟
嵐拋梁西閣窟羣巒黛色齊臺有西王王母降如聞青鳥
向人啼拋梁北瞻望長安歸路直忠誠遠與葉仙同心逐
雙鳧朝紫極拋梁上碧虛雲掃天容朗日月光華朝復朝
三光絢爛太平像拋梁下齊民蹈舞爭來賀垂髫戴白滿
公庭欣然共獻春風管伏願上梁之後時和歲稔物阜民
安訟絕梅庭何獨蜀郡之謳頌風清琴閣庶聞武城之絃

歌

浮查亭上梁文

鋪巖

鳳嶽之淑氣鍾秀既不求聞達之有人龜洞之老樹倚
江寧自得偃息之無窮誰知眼前突兀便是心上經綸
蓋嘗觀夫亭臺解能適其心事宜於曠合於奧柳子厚
彊稱龍興曰其地全其天王仲舒謾誇燕喜然皆蓬梗
之所寓豈若棄梓乎攸寧孰於童子之某丘得近先人
之遺址宋氏寄懷於花竹專一壑領客娛心劉公望興
於子孫構別墅聽兒讀賦茲曠古所僅聞者乃于今獲
親見之浮查亭主人心雄萬夫身長八尺筆陣堂堂井

井掃千軍而雲驅詞源浩浩湯湯倒三峽而浪卷行義
篤慎則關西夫子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謂振文學之
家聲將襲簪纓之世業何能一戰而霸未免十上之勞
春浪漲桃花幾向龍門而點額秋風起蓮萼晚登地榜
而蜚英孟浩然歸去弊廬文仲子教授汾曲顧茲琴山
之巨里實乃晉陽之名區辭氣動朝廷李相公真君子
也智勇卻戎虜鄭將軍奇男兒乎豪傑之生有時池臺
之筭幾處然履道風土之勝在樂天水竹之居江流自
西而東回地盤虬走山勢來南而北起虎踞龍蹲林逋
山孤季真湖鏡父老傳南星舊號道人幻浮查奇形矧

五畝陂陀之故岡有百尺崔嵬之喬木剪伐誰送米扶
泰山之明堂獲落難容空遡博望之銀漢若龍鍾若偃
蹇春顏耻爭於天挑為離奇為輪困苦心詎容乎穴蟻
契支離於莊叟作長物於君家若非韓楸之扶疎政是
杜栴之蟠據雅意鄭處之茅舍龜筮協從出色盧鴻之
草堂木石咸具鉅彼斧彼經之營之申甫柏徂徠松大
為呆細為搆離婁明公輪巧平者準直者繩廣袤稱心
豐殺量力敞南牖納陽日既虞禘寒洞北戶來陰風又
防盛暑完矣羨矣輪焉與焉物假形而呈奇人曰樹而
為屋老榦孤古聳半空而冥冥孫枝敷榮蔭四隅而濟

濟顛霜雪於屋角野客頻留生芋籟於簷端行人不過
欣欣然若有所遇噲噲乎可堪燕居晴不蓋雨不車便
甚家人之來往山可採水可釣樂哉隱者之盤旋俯視
萬家村桑麻掩映於微雨平看十里野漁樵互答於斜
陽好事圖朝川田園知己泛剡溪雪月悠然物態同此
天機馭風子近於憑虛焉能并羨臨江仙去而不返無
足與倫養志洞奚取其虛名無心其實繼其徽響爰居
爰處載寢載興豈但觀望之攸長允矣歲修之有地父
子于此兄弟于此家道以肥琴歌於斯詩禮於斯譽處
是有攻文章業經術相接伊唔之聲尊瞻視正衣冠不

崩挑達之習反覆乎內德外隅之語僂勉乎培根達枝
之功夾無阿附則宛若蘓家之三峯總好紙筆則何責
淵明之五子有真涵養必大發輝數十圍溜雨根柯尚
恭敬止千萬間連雲氣槩如有容焉是非榮辱都兩忘
蔬食簞瓢自有樂言之不足發以為詩拋梁東奔江一
帶海門通千仞鼎巖衝不折屹然長立萬波中拋梁南
月牙明媚護晴嵐更有劒湖開一鑑天光雲影共來涵
拋梁西頭流撐碧衆峯低玉色當年山共立令人景仰
更思齊拋梁北閣岨羣巒爭峯聳律高人有素卧陶窓羲
皇上世道遙客拋梁上日月光華太平象蒼狗白衣自

多般靜觀只作無心想拋梁下雙雙白壁連城價忠臣
孝子本同門定有聲名滿夷夏伏願上梁之後癯儒長
健大椿不秋景不同而興無窮樽不空而客常滿壽而
富富而壽千百歲其昌孫又子子又孫億萬年肯構

謝鋪巖製送浮查亭上梁文

婁明儵巧甫栢徠松之濟濟既良材良匠之緝心韓碑柳
記黃膚杜骨之彬彬喜雄文雄辭之耀目讀之者再拜見
之者三歎顧念浮查老翁樗櫟散材膚腐野性早承獨立
之庭訓泝泗詩禮之源頭晚聞無隱之師傅從事俎豆之
末節孜孜鷄曉矻矻螢窓謂丈夫事之當為擬男兒業之

可做十暑啖蔬於閣岳追謫仙匡廬之研窮三霜忍飢於
頭流效康節百原之精究五車書雖未泛覽三冬史猶足
流觀聖賢域縱未闡窺科第業尚可覲覲逞黔驢之短技
拙固難藏貢遼丞之尋常愧何終免嗤哉徒欲得也甚矣
不自量乎冉冉日往而月來悠悠才屈而齒老可以從心
之欲豈是役志之時從茲夢斷青雲永謝人間事自此身
晦白屋終恣物外遊相惟龜南斷丘乃我為貞所卜遺墟
宅其北梅竹蕪沒於池塘脩壠接其南松楸蕭瑟於瑩域
是皆先人之遺澤可使小子而依歸一室怡顏數架容膝
左瘦妻右稚子呼寒啼飢之亂其聲前經史後圖書歲修

嘯傲之無其所故關波陀之一畝欲營精舍之三椽鳥裊
絲婀娜於門前縱無淵明之五柳童童蓋扶踈於湖上可
配杜陵之一柵名曰浮查號稱仙境擁腫而不中繩墨伴
鷗翁之趺踈支離而不受斧斤任野老之虛擲千枝鬱其
茁壯萬葉紛其敷披誅茅卜居之非他鑿龜啓兆之為此
頭流山龍飛鳳舞東來為月牙之翠屏蒼川水虬走蛇盤
北注成烟雨之明鏡西有馭風高榭南有挹碧華堂向臨
亭襄子張所扁鳳鶴臺金而靜所號彼四地各有四勝素
稱名區此一方可無一間欲為經始木石纔備長者短者
之適宜工匠亦俱鋸彼斧彼之合矩獨於上梁文之製未

得大手段之裁伏惟鋪巖主人萬卷胸中三長筆下浩浩
如長江大海莫敢窺其際涯鏘鏘若玉珮金章孰能近其
傍側通家情厚叔度之於考亭貧交義深昌黎之於東野
頃遣家兒而陳懇請今新宇而生輝弄鐵孫斲眉而構思
命龜兒操觚而揮灑頃刻青虹浮海蜃須臾清水出芙蓉
勾法雄奇文文山新居頌無以過矣辭意老健柳州龍
興記莫能敵焉白壁明珠之所不能酬黃金彩帛之所不
能償肆忘荒拙強進啓辭如晤者未形於日觀戛銅盆而
何益譬聲者效響音於雷門搥布鼓而取譏請恢心情俯鑑
衷曲

箴

學一箴 丙戌

聖賢之訓布在方冊顏勿曾者孟養思一昭然的然照我
心目凝思齊慮朝益暮習明箴書靜淨几夜寂事我天君
主一無適

晚寤箴 丁未

爾年雖高爾德不邵爾形雖具爾貌不肖靜思欣欣由由心
未操操之何以聖有至教博約一語旨而且要惕鷄孜孜
惜陰愷愷無怠無荒非禮勿蹈朝聞夕死吾事已了

惺惺齋箴 甲寅

翁之第五男曰錕有氣像有局量似是遠大之器而志
氣昏惰居然而倦朽木不可雕學宰予懶惰古無匹效
陶兒余嘗患之矣一日告余曰欲得紙地束作一卷書
兒所作詩觀其成就轉移之機何如余喜之曰善如爾
之求也如爾之求也日點其所為做工夫極好底事苟
能考進退生熟之節病者藥之不及者進之則他日所
就其可量耶於是出紙一束手自粧綴書其題目曰惺
惺齋私蒿為惺惺字實是懶惰者之阿膠曰作箴俾自
省焉箴曰

一身之主曰惟心矣一心之主曰惟敬耳心為身主敬為

心主主而為主先生門戶主而失主茅塞堂宇守之之法
惺惺是已賓焉祭焉正冠尊規放如鷄犬求而必在昏若
沉醉喚而勿寐靜須存養動必省察如鷄伏卵如猫守穴
必謹必戒無間食息顧諟孜孜期克走肉父作箴告勉爾
式穀

東方諸賢贊

子仲二
十首

崔文昌贊

風儀秀麗精敏好學仙風超塵道骨脫俗十二入唐尋師
問業十八登第歷授華職草檄高幕老賊捭魄文章耀世
名振中國奉詔東還年二十八遭時昏濁無處寄跡仰山

千丈頭流萬壘蟬蛻塵紛嘯詠雲壑題詩石古四字門轟
遺風仙跡千載如昨

鄭圃隱贊

天分至高豪邁絕倫忠孝大節出自天真好學不倦前聖
是式精研性理深有所得痛斥異教化俗禮法才稱王佐
多所張設不幸運去邦國云亡成仁取義扶植綱常疾風
勁草雪裏松篁宋室天祥同與流芳

吉冶隱贊

不事二君義之烈也遯世無悶志之潔也爨婢習詩相杵
相稱鄰婦化德十年守燈烏山屹立萬丈蒼蒼鳳水東流

千里洋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徐掌令贊

崧山雲盡漢水波長傷心舊都黍離荒涼遯居鄉曲忠見詩章採薇歌聲悽斷首陽

李參議贊

殷墟麥秀周命維新時乘六龍眷陵故人遁居村塢屢徵不起諫議雖加堅不事志龍馭親臨拜以野服琴酒歡甚素心難奪富春千秋卓乎其節

金籠巖贊

累世從仕位至二品榮我官我優我祿廩奉書皇州朝天

賀節言旋言歸行至鴨綠故國無君山河異昔渡此何往臨江慟哭朝服朝靴送寄夫人夫人在世如見吾身夫人下世合葬為墳夫人有娠應見誕生男生女各命以名江上發書是我諱日勿用誌文以豎墓碣飄然反轍荆南楚北噫噫先生大節難棄清風颯爽吹我毛髮千載遐想百拜嗟咄

元進士贊

身際衰季見幾晦跡躬耕養親一意韜匿名錄軍簿詩以自寬一舉進士欽退居閒寓物興懷傷時慨歎詠菊一絕竊比淵明湯聘雖勤志不趨榮 聖駕親臨踰垣以避高

蹈超然絕一點累清風千載烈烈其義

按文昌東國文章之祖而其明哲高風飄飄然非塵寰中人固隱治隱兩先生繼開道學扶植綱常蔚為我東方理學之宗忠節之本若夫徐掌令李參議之作詩寓忠野服不屈籠巖之臨江不渡寄書訣家耘谷之踰垣避匿不受點污則可以別立列傳輝映竹帛而尚未聞列諸史傳故深用慨然謹攷東史纂要并記而贊之

佔畢齋金先生贊

正直其性端慤其行學問精深式遵賢聖文章高古追蹤韓孟誨人不倦門士竄感高山仰止景行是敬

寒暄堂金先生贊

事親以孝持己以敬學問淵篤友賢師聖誘掖後進成就者多遭時不淑賦鵬長沙禍及謫所嗚呼彼蒼徒容就盡千載流芳

一壺鄭先生贊

學務篤實行無斬絕遊佔畢門道義講說發憤八山探性理學母病嘗劑母歿歆粥行源既罄尋幽等室畢竟遭讒斥死關坵一區陶難使人嗟惜

靜庵趙先生贊

猗歟先生天分絕特玉潤金精鸞停鶴立感遇風雲志專

刻革律人小學化俗鄉約四方風動可新汚俗青蠅止棘
浮雲蔽日密書誰為神武夜闢嗚呼慟哉言之於悒

慕齋金先生贊

天稟俊秀穎悟出類博通經史性篤孝友遭遇明時歷敷
清要之焚蕙摧退處村塢學方古人呂蔡其伍追念鞠育
終天哀慕不忘平生寓志齋號卓行寔然景仰千古

晦齋李先生贊

大人之志髫髻以成終天孤痛閉戶號嗙惡衣何耻道學
是慥周誠程敬體養躬蹈遭遇明時罄竭丹悃一綱十日
說命伊訓兩殿聽簾百僚迷著證定古制砥柱危疑天民

先覺聖朝蓋臣膺眷既隆至治可臻鉞沙先射龍歸故淵
壁書誰傳荒裔遠遷彼蒼何恃管闡風悲一訣人間萬里
哀詞處困行患順受其正省身夕惕几上有警金雞若溼
野鵬旋催逝矣西徼秦嶽其頽三朝厚恩八規遺篇補遺
行義會思淵源道炳日星煬我東方玉岡崑崙紫溪洋洋
標準千載山高水長

退溪李先生贊

穎悟絕倫沉靜端慤年纔髫髻志已篤學早敷清顯位至
崇班 上春隆重思若丘山每侍經帷陳設義理領意聽
納歡深魚水不呼以名稱判府事六條十圖啓沃亦至印

頌羣臣擬禁至治素履有定宦非吾意謝病求退六度不
已出宿東湖浩然其志歸來故園松菊將蕪退溪之上陶
山之隅圖書滿壁賢聖懿謨俯讀仰思性理蘊奧後進盈
門提耳詔告年高德邵所詣彌敦餘波不絕伊洛淵源景
仰千秋盛德難謏

濯纓金先生贊

濯纓江湖綴佩蘭芳熙豐人物西漢文章挽回世道庶做
虞唐那知貝錦八自左腹星周黃馬史禍大作公與暄蠹
同師佔畢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悠悠宇宙鬼哭幽寃九原
難作萬古公論

花潭徐先生贊

松都處士花潭其號聰明絕人資稟超古閉戶危坐學究
性理後學掘衣填門講義一命纔及牢關不起以布衣終
人皆嗟惜數篇至論啓發後學

虛庵鄭先生贊

詩稱明哲易貴知幾不竝終日色舉如飛優遊物表數澈
精微道貌天容鶴瘦松勁仙蹤邈然令我起敬

冲庵金先生贊

平生所學忠孝二字耿耿丹衷公耳國耳亭亭直立松耶
栢耶斥死避荒萬里耽羅隔離慈幃尤增悽惻敬讀遺辭

如見毅魄嗚呼哀哉雪霜標格

聽松成先生贊

粹乎其質卓乎其姿遊靜庵門早自得師歆粥居廬祭饌躬執衾毀踰禮孝行鮮及聽松名堂白岳山麓竹雨扁名坡山幽絕逍遙一世不求聞達再舉遺逸確乎介石聞風千載頑廉懦立

圭庵宋先生贊

慈祥愷悌好學不倦嗜善如渴令德顯顯士林趨風領袖羣彥歷揚清要輿論是集青蠅點污白壁生隙羅織成罪幽死冤獄臨終戒子勉以好學景仰千秋令人氣塞

謹按佔畢齋金先生業受家庭而家庭之學出於高麗注書治隱吉先生則我朝道學之傳有自來矣寒暄一蠹得聞於佔畢靜庵慕齋晦齋退溪所傳之緒又出於寒暄一蠹則授受心法實為我東道學之淵源若夫濯纓以下諸先生則道學無愧貞忠不磨而遭時不淑或懷道駢首於姦兇之手或燭機趣跡於巖泉之間而至於虛庵則幾乎知幾王陽明冠履之投殆亦近之而不知所終則其跡尤奇矣獨惜乎不能超然於履霜之前也嗚呼天之畀何其豐而施之如是嗇耶蓋聖賢之遇時行道自古難矣孔子孟之不遇程朱之底窮亦由是也

且尚論之我 朝中明之世羣賢輩出與宋之關閩瀛
洛等君非不聖臣非不賢特以一種訛邪之徒蠱惑聖
聰陷害忠善則宋之不能躋斯文之治者以是也故有
志之士莫不慨恨痛歎於熙豐淳紹之間者烏可已乎
然位卑而德尊身窮而道亨至于今環東土數千里地
而君臣父子夫夫婦婦者莫非吾先生為之紀為之緯
也則不以身之窮達而道為否泰者明矣茲敢攷諸說
記其蹟而係之以蕪辭非敢揚之也直寓敬慕之誠云
爾

碑銘

晉州牧使金公全城卻賊碑銘 已未

嗚呼急病攘夷忠所激也死守不去義所決也出奇卻敵
勇所奮也能是三者而轟轟烈烈至今耀人耳目者故牧
使金侯是也萬曆壬辰夏四月倭奴傾國入寇直擣三都
充斥八路 鑿興霜雪廟社風塵於是時列邑望風奔潰
首鼠恐後獨侯以本州通判許身殉國揮泣誓衆擊逐泗
川固城之賊擒倭將之據鎮海者送于 行在領兵赴金
山攻破賊陣大張威聲使開寧錦山之賊皆聞風退去非
忠之所激者乎當官軍出戰未還之日聞倭賊乘虛直犯
倍道疾馳趁入城中奮田單即墨之臂勵張巡睢陽之志

生不苟取死必成仁非義之所決者乎月暈方惡蟻援不
至日夜巡城牛酒饗士雍容尊俎吹笛鳴琴軍情自牢恃
以無恐乘機應會捷出神怪身先士卒飲血督戰賊勢大
挫積屍如麻孤壘偏師實不滿千而乃能卻數十萬之劇
賊非奮於勇者能若是乎忠如是義如是勇如是故大雷
兩晦冥賊徒驚惑禡魄宵遁天所助也城圍六晝夜民無
叛意與之同仇人所愛也天助之人愛之而只怪天命物
兒多戲賊退之日適為流砲所中營星告殞長城忽頽嗚
呼痛哉嗚呼痛哉 朝廷嘉侯之功既陞牧增秩繼命擢
拜摠兵終焉 贈以大司馬褒崇之典其亦至矣州民追

慕不已相與墮淚議欲立石庸識鴻功時南相國以興莅
官于茲仍詢咨故老曰金牧使全城之功實我國家變亂
以來所未有也不可使泯滅無傳宜鑲諸金石以圖永久
乃令民記之民謹頓首以進曰嗚呼我侯之忠與義與勇
雖求諸古人未易得也侯若在焉癸巳之賊必不以晉陽
為讎終致三將為猿鶴萬卒化蟲沙時耶命耶天意難謀
侯諱時敏字勉吾安東人世居京城代襲冠冕 宣祖朝
錄宣武功臣封上洛君銘曰

氣銳而剛質毅而溫義以為榦忠以為根全城卻敵如
其功死於王事如其忠晉山峩峩晉水洋洋一石千秋

山高水長

晉州營將姜公軍卒頌德碑銘石樓下

為將者得士卒心為上智勇次之吳起之卒不旋踵死敵者出於吮其疽岳飛之軍難於撼山者由於同甘苦非得其心者能之乎公之為中軍也士卒歌之曰生我養我公我母也撫我恤我公我父也公在我喜公去我悲頌德刻石以圖不朽於是相與伐石而立噫公之得士卒心為如何哉公諱德龍字汝中晉州人也登癸未武科以軍功稱公嘗守咸昌長髻二邑邑人愛之至今追慕之如父母焉公之才德不止編將才大佐卑時耶命耶銘曰

謂山高謂水長山不高水不長公之德山於高而水於長

墓誌

長髻縣監姜公墓誌

公諱德龍字汝中姜其姓晉其鄉有諱民瞻於公為始祖銀青興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太僕卿上柱國謚殷烈麗顯宗朝副姜邯賢伐契丹還御製一詩分賜兩將曰庚戌年間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為左衽人畫像祀于州司其後相繼昌顯至諱輔忠為兵曹判書於公八代祖也七代祖諱用鯉順天府使六代祖諱

希呂光陽監務五世祖諱就永登萬戶四世祖諱持護軍
曾王父諱世豪初以魚川察訪歷典義州判官興陽祥原
平山淮陽凡九邑而廉謹自守家無甌石人以清白稱之
祖諱鰲壽宣務郎考諱深字太涵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
氣度雋偉才藝超卓屢中鄉選連貫三場竟未成名人皆
惜之與鄉人申霑鄭夢乳議定一州差役州人便之稱為
晉陽三老焉晚年臨溪作草亭題一絕曰紺巖山下雪梅
村茅屋臨溪竹作門多病年來人跡絕終朝獨坐到黃昏
穴傷敬差官金行過其家見之極加稱歎次其題曰山園
谷抱自成村不是人間禍福門坐對竹林清意足一場春

曉任昏昏妣丹陽禹氏贈淑夫人宣務郎世傑之女麗朝
成均祭酒倬之後也公生嘉靖庚申十歲始學書早五成
聘禮十八投筆辛巳赴固城鄉試高點榜頭癸未歲登虎
榜一時與鄭起龍朱夢龍皆以武藝名京城人稱之曰嶺
南三龍可畏而勇力則姜優於二人明年春以新榜赴成
北關及還為慶尚右水使朴琦裨將及元均代琦仍留幕
下壬辰夏倭寇卒至元均未及裝船水稍亦多闕計無所
出公獻策星夜步行召募軍人於泗川固城昆陽等地及
期整齊焉渡露梁時露梁萬戶載其妾先渡公心鄙之不
與同舟未及半洋為風濤所揜没人曰公之不渡天也與

元均同心戮力防禦備至連戰十二戰皆大捷以此元均
愛而重之論功狀 啓而朝廷給三品正時人究之倭賊
下陸彌蒲一道帥守軍民望風潰散咸昌嶺外要衝之地
倭賊結陣於唐橋咸昌守逃竄山中境內空虛招諭使金
鶴峯誠一聞公風聲馳 啓以公除咸昌守公撫諭軍民
勉以忠義散者皆還集癸巳賊退陣於蔚山公海等處天
將十餘亦結陣於大丘八莒及尚州等地方伯素聞公賢
以公為天軍放糧差使負公總攝忠清全羅慶尚三道軍
糧分俵甚均道人皆喜天軍亦敬愛之是年大饑民皆乞
聚為賊行路不通公與尚州牧使鄭起龍聞慶縣監卞渾

同力討之賊潰散縣民賑資蕩盡無餘載運本家所藏米
穀連續救活軍糧散料時隣近士女執笏操瓢列坐左右
収庭之米均分以給又除所食之半饋之又得才鷹二坐
日日獵雉入天將陣投粟多方救活無不感泣賊徒亦感
服以斗米塊肉投遺之曰聞主倅至誠救民故敢來謝曰
陳捕賊之術用其計竟捕賊魁送于大將大將冒稱已功
代受賞職道遇遺棄兒募人無子者令母育之及畱置部
下撫存生活者亦多甲午七月心忽驚動即棄官歸家參
議公得水痢久而不瘳還家第五日乃至不救人以為與
黔婁之孝無異云喪畢完平李相國元翼以體察使開府

于湖南檄召公體府營將大小與議俄改本州營將撫恤
軍卒如赤子軍中稱之以慈母與兵使鄭起龍遇賊於星
州花園縣與戰大捷遇賊於高靈安林驛又捷遇賊於八
溪德谷之境戰不利退還有一老校與賊相持勢甚急公
回馬射賊殺之諸賊追至身亦危急適有石穴所騎馬伏
出其下得免及還母夫人聞騎馬伏出撫馬背曰馬乎非
汝吾母子豈有今日相逢之理乎後又與別將禹拜善遇
賊於三嘉共戰大捷其餘接戰不知其幾處也每於討賊
以老母故自愛其身只殺賊而已不為斬首及其論功之
自謙退不伐人或比於大樹將軍規賊於州西孤山村州

人鄭繼元妻子為賊所擄公盡逐其賊載之軍人妻孥明
馬以還又探賊於州東晉城里里後有石窟深濶傍近三
十餘人率妻孥隱其中倭賊知之燃火窟中殆將盡燒公
率兵馳到盡逐之窟中人得免又到松臺寺本州士女數
百人屯聚倭賊四圍糧絕飢甚鄭明晉嘗犯軍律贖納一
牛又得賊牛一隻盡殺而餉之因指送避兵之方皆感恩
祝壽焉庚子監長髻縣政清民安十考十上時新作宮闕
以公為青土掘取差使負公馳到掘土處軍人四十餘皆
出羅拜土穴忽崩塞軍人攢手而謝曰今之免死此乃大
德所致吾輩皆盡長命而然聞者大奇之秩蒲遷禮賓主

簿不就遷軍器主簿不就曰老母在未可以從仕遠遊母
夫人嘗有疾思江魚時江水漲溢施罟無地公泛舟中流
叩舫悲泣忽有大魚躍入舟中人皆謂至誠所感母夫人
年至九十三歲公白首萊舞日以娛悅親心為事鄉父老
脩牛酒設壽宴各執爵以獻河長水性為序以記曰於萬
曆四十年即姜長髻夫人之八十九歲也童顏益春真
氣愈茂冠冕膝下高曾眼前豈但吾鄉之稀慶實是人世
之罕聞主人長髻公不事遊宦家食是養日彩北堂每獻
南山此誠吾儕之所感歎者也茲我一鄉父老子弟服不
價之孝推及老之義約與咸集陳酒張樂升堂而舞執爵

而祝時二月二十六日也在座姓名錄之于下云後兵使
金太虛虞侯中應澹來獻壽兵使尹先正亦來獻壽咸陽
郡守李大期賦詩以詠之丙辰三月初四日丁內憂遷參
議公墓合葬於宜春界兌山之陽結廬墓側泣血三年服
闋又為右兵營中軍軍情愛悅立石頌德柳公止信同年
友也節度晉州惜其淪滯廢功以 啓後加折衝將軍中
樞府事以宣武功追 贈父母爵天啓七年丁卯十月二
十五日以病卒于家享年六十八親戚奔走悲號遠近莫
不嗟惜皆曰善人亡矣公性廉潔淳厚作事不露圭角處
心務去表裏有人勸買田宅則兩傍之人必欲之吾不為

也戎子弟曰苟有心於買田多怨處家事使奴僕以仁恕為主奴僕愛而畏之教子弟則以嚴為主子弟非冠服不敢在側處洞處鄉寬裕而溫柔處軍中公直而廉平居官清儉事上恭謹使下忠厚人無有忤之者參議公臨終曰吾兒性本良善吾雖不分財產渠必均一公後果三分而取其一配淑夫人密陽朴氏定略將軍龍媒萬戶士信之女兵曹判書贈左議政翊之六代孫也生三男一女曰錫胤娶晉陽河氏士人恒之女早夭曰得胤娶蔚山金氏士人雲翼之女生三男一女曰塙塙女適士人河自溫曰有胤娶善山金氏士人瑛之女先公夭生一女適士人

盧垵女適直長尹右辟生二男一女長曰載次曰垵女適士人宋明公卒之三月二十八日葬于先隴之左麓公平生謹守世業不事生產彈琴自娛身歿之後只一長劍一短琴而已且公自少時於野次便屎即埋之不使穢物露見天日此則公敬天之誠也嗚呼公持身之謹事親之孝為國之忠莅官之清討賊之功活人之仁待物之厚敬天之誠雖求諸古人不多得也汝信於公非徒姻婭之親少時肄業於參議公情誼薦厚無異一家兄弟之情而與公妹夫李咸陽大期同榻於闍寺之時公亦隨而學焉則相知之舊蓋有年矣况樂道人之善吾心也而又恐善行之

埋沒而無傳也於是乎誌崇禎五年歲在壬申七月之晦
昌山後人進士成汝信誌

祭告祝文

小科後親塋掃告文 巳酉

天高地厚未酬罔極之恩日居月諸長抱無涯之慟一身
將老五內焚如何幸今年名登蓮籍掛金榜於北闕高唱
父子之姓名返白牌於南鄉紛集親朋之賀祝更紆兵相
之嘉獎特賜榮墳之祭需籩簋盞之器交陳稻黍榛栗
水陸山海之味錯進鱗甲羽毛無間幽明有臨昭格啣哀
敬薦茲芬斯歆

祭祖父母文

名參蓮榜榮幸斯赫悲矚松楸追慕彌激官賜奠需酒香
牲絜餘慶攸暨感渥交滴不泯者存歆茲馨酌

祭先祖司諫府君墓文

緬惟佳城在龍山麓來仍異鄉香火久絕雲愁鶴吊松老
草宿何物虫氓冒禁犯域早致穢骸偷入塋創斲破階砌
遷動末碣靈應失寧地亦變昔在遠聞之辛痛入骨老病
連縻趁未省謁轉控邑宰往愬方伯勒限移葬明示 王
法環視瞻拜悲感彌激滌其污躅掃厥兇跡謹具蕉荔精
裡致告不泯者存鑑此衷曲

祭婦翁朴公文

惟靈系出羅初三姓之一身顯明時萬戶之秩凝盆右族
宜鳳巨室貌古心古器德種德無狀一身忝行六禮館我
好我許以晚契等室居我墻連屋接板貧饒我左餐右粥
奇我之才望以揚立憐我之屈繼以嗟惜言凶憂喜得喪
欣憾罔不與同無違無拂龍蛇亂離鴻鴈中澤間關山阪
風露霜雪靡室靡家載飢載渴相隨相友如手如足分雖
姻親情同顧復光陰幾何朝露已溘泉路茫茫九原難作
細想儀形風嗥松栢何幸垂老名參蓮籍靈如有知暑勝
欣躍知耶否耶關塞月黑閣山南畔有安幽宅一杯來奠

雙滄自零幽明無間庶歆斯馨

祭李茅村碑文癸丑

嗚呼哀哉惟靈質稟精金資含美璞德就曾省學事顏勿
懷致澤志三場屢捷值比蹇數一名未立昂昂光陰荏苒
半百悚然汗背棄學子業汴泗從之德淵波闊張拱徐趨
前修事業山天敬義疑心透澈劄住脚跟外方內直關路
明明日事廝殺吟風詠月浩然有得壬辰之亂國事抗掣
召集鄉兵一心捕賊義聲分聞 王嘉乃績授守江城惠
遍孤獨逮丁酉歲岳堅城守何物狼子蚩蚩賀賀語送一
紙敢呈座右并紙與狀轉告方伯上聞于 朝肆市以戲

息教端及俾頂其玉特命又下西原徃牧兵火所經民不
聊生一投活手闔境歡聲迨其適來賊屯海曲避寓甘文
萍蓬蹤跡戊戌賊退守內寧謚挈家還鄉晉西原曲數椽
茅茨才蔽風日推前墳典聖賢塗轍怡然自守不為物奪
國是顛錯抗章以辨 王用嘉獎温言以勉徃來松川質
疑問答徵詞奧旨洞析曲折時入德川提撕後學學其未
學覺其未覺白鹿是規岳麓是則鄉里諸子粗有歸宿那
知一疾遽至永訣嗚呼哀哉萬里東溟一子倖繫哭望天
涯誰傳消息唯憂用老神鬼悽恻所可幸者一孤守廬乳
孫岐嶷遐慶有餘想應九原瞑目以居以此思之後事有

續嗚呼哀哉公之在世吾黨有依公忽去世吾黨疇依公
之在世小子有式公忽棄世小子何式疑於何問禮於何
法院宇荒涼德水鳴咽如我無狀久敬中一青年相許白
首莫逆昔托豚息庶幾式穀教以詩禮有規有則俾曉趨
向用至成立恩莫大焉情何有極賢季使君交契亦密同
贅一家歡深膠漆既許哉洋又繇茲葛揆情揣義巨卿元
伯那知今日絃斷瑤琴儀形永隔泉路沉沉跪奠一竿庶
冀洋洋

祭河滄洲燈文癸亥

唯靈性稟仁愛心蘊慈良持已以敬飭躬以方孝友于家

雍雍順翁謹厚於人恂恂信實學而知方曰親不失文不
趨時唯古是式一朶紅蓮聯芳二百聲名藉甚九臯鳴鶴
無譽無求韜光晦跡婆娑林下爰得我直壁言彼叢蘭揚芬
幽谷如余無狀忝久敬一停雲相望江南江北鍾伯弢洋
陳雷膠漆相隨相訪莫違莫逆桃花錦浪網圍肥鰕皓月
秋潭鼓笛蛟窟江湖此樂百年為約那知一夕鷄夢遽促
聞訃驚起失聲腸絕嗚呼哀哉伯道無兒螟蛉子子莊生
叩盆孤鳳影隻穀而同室死而同穴人間泉下公雖無憾
兩柩雙旋倍我悽惻嗚呼哀哉敬義堂中醉醒亭畔難疑
答問言笑晏晏自子之逝誰與問答月牙山南碧洞古刹

共撰州誌山川人物自子之逝誰與議畢巷無居人吾黨
疇依瑤琴絕絃寶匣塵飛至情無文意切辭拙含哀來哭
薄醪一爵不泯者存庶幾昭格

文興書院奉安祝文 庚子

道在天下如水在地苟有誠矣求之則至先生之德雖不
薰覲先生之道尚如日月景仰依瞻羨塋彌篤爰構祠宇
作我矜式金陵縣西石門溪邊地僻而幽慳秘有年卜筮
于今蓋非偶然何陋之有願安靈壘焉

浮查先生文集卷之四

